

苦菜花

冯德英/著
韩英群/缩写

★★★
赠读写
达标手册
★★★

教育部指定必读书目
无障碍阅读红色经典系列

革命时期的女性群像图，

全面反映抗战的残酷性、复杂性和艰巨性！

一部抗日战争中英雄儿女的经典巨作！

苦菜花

冯德英/著
韩英群/缩写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苦菜花 / 冯德英著. 韩英群缩写. — 长春 : 吉林美术出版社, 2016.3

(无障碍阅读红色经典系列丛书)

ISBN 978-7-5575-0796-1

I. ①苦… II. ①冯… ②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19546号

无障碍阅读红色经典系列丛书

苦菜花

著 者	冯德英	
缩 写	韩英群	
出 版 人	赵国强	
责任编辑	陈 鸣	
责任校对	常瑞莲	
封面设计	南 木	
开 本	710mm × 1000mm	1/16
字 数	230千字	
印 张	18	
印 数	1—10000册	
版 次	2016年3月第1版	
印 次	2016年3月第1次印刷	
出 版	吉林美术出版社	
发 行	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	
地 址	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	
	邮编: 130021	
网 址	www.jlmspress.com	
印 刷	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	
ISBN 978-7-5575-0796-1		定价: 26.80元

目 录

C o n t e n t s /

第一章.....	1
第二章.....	14
第三章.....	25
第四章.....	34
第五章.....	45
第六章.....	58
第七章.....	68
第八章.....	83
第九章.....	96
第十章.....	109
第十一章.....	127
第十二章.....	144
第十三章.....	165
第十四章.....	182
第十五章.....	195
第十六章.....	208
第十七章.....	222



目 录 Contents /

第十八章.....	240
第十九章.....	255
第二十章.....	272

第一章

名师导读

故事的主人公出现了，她是谁？在鬼子侵华战争的背景下，主人公与共产党将会发生哪些故事？王唯一是什么样的人物形象？为什么会遭到人们的唾弃？

秋天了。漫山遍野发了黄，是收割庄稼的时节。谷子被饱满坚实的大穗儿压弯了腰，随着微风，一起一伏地荡漾着。

庄稼长得真好啊！可是，人们的心里像铅块一样重。【阅读能力点：前后对比，为何人们的心情如此沉重，设置悬念。】因为日本鬼子占了县城，汉奸、特务、伪保安队经常出来胡作非为（不顾法纪或舆论，毫无顾忌地做坏事），除了地租田赋之外，又加上了什么“维持费”“保安粮”等苛捐杂税，日子越过越难了！

在山坡上，一块狭长的谷地里，有两个女人，正在割谷子。谷根儿带起的尘土，飞扑到她们的眉毛上、头发上。天气还真有些热呢。她们不断用衣袖揩拭额上和流到脸腮上的汗珠，把滑到脸上的散发理到耳后去，也时常交换着一两句话语。但从不停止手中的活计。

割到了地头，她们站起来，其中一个年老的说：“娟子，歇会儿再割吧！”

“你歇着吧，妈！俺不累。”娟子说着，擦擦额上的汗珠，又弯下了腰。

【阅读能力点：通过语言描写交代了人物身份，是一对母女。】

母亲实在是累了，她怜悯爱惜地看着女儿从容的动作，和那已被汗水浸湿贴在前额上的几缕头发，叹了口气，疲倦地坐在堤堰的野草上。她撩起衣襟，擦着汗，扇着风。母亲今年39岁，看上去，倒像是四十开外的人了。她的个子，在女人里面算是高的，背稍有点驼，稠密的头发，已有些灰蓬蓬的，在那双浓厚的眉

毛下，一对大而黑的眼睛，陪衬在方圆的大脸盘上，看得出，在年轻时，她是个美丽而和善的姑娘。现在，眼角已镶上密密的皱纹，本来水灵灵的眼睛失去了光泽，只剩下善良微弱的接近迟钝的柔光，里面像藏有许多苦涩的东西一样。在她那微厚的嘴唇两旁，像是由于在忍受着巨大的疼痛，而紧闭着嘴咬着牙不呻吟似的，有两道明显的弯曲的深细皱纹，平时，她的嘴总是这样习惯地闭着。在她的下颚右方，长着一颗豆大的黑痣，像是留给幼儿好找妈妈的标记，也在发着显眼的善良光彩。

歇过一会儿，母亲走出树荫，用手遮着从云缝射出来的刺眼的阳光，看看太阳快正南了，该回家吃午饭了。

她朝谷地里走去。

已经看不到女儿的影子，她顺着女儿割出来的趟子走去。发现女儿的镰刀放在一堆割倒了的谷子上，人却不见了，她就接着头向前割去。

“她上哪去啦，怎么还不回来呢？”母亲割了一会儿，一面自语着，一面把自己挑的和女儿挑的谷都捆好，可是还不见娟子的影子。【阅读能力点：通过心理描写，表现出母亲的焦急。】

母亲焦急地向四周巡视一番也没找见，就大声叫道：“娟——娟子——”

“妈，我在这呢。”娟子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突然出现在母亲身后，笑嘻嘻地说。

母亲急忙转过身来，爱惜并略带责备地说：“看你，上哪儿去啦？天晌了，没看见？”一见女儿头上粘有“草狗子”，忙用手给她摘掉。

娟子有些犹豫不安，她看看母亲，带点撒娇地说：妈，你先回去好啦。俺，俺还有点事呢！”【写作借鉴点：设置悬念，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。】

“咦！什么事，这么要紧，连饭都不吃啦？”母亲有些吃惊。这时，她才意识到，女儿头上为什么粘上草狗子。又忙问道：“娟子，你才到哪儿去啦，这长时间才回来？”

母亲话里的怀疑和眼神中的恐惧，娟子还是第一次遇到，这使她更加不安。娟子因不能把一件事表明，而使母亲误会，又难受，又害羞，脸红到耳根，话声也更含糊了。

“妈，我，我没上哪去。”娟子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嘴真笨死了，“妈，刚才是……是德松哥叫我去有点事。妈，以后你就会知道……”娟子说着，头愈来愈低，声音愈来愈小，一脚脚无意识地向后蹭着土。【阅读能力点：通过动作描写，表现出娟子心里的紧张、害羞。】

“孩子，你今儿是怎么啦？”母亲看见女儿的神情，心里愈来愈不好受，“娟子，你有什么事好瞒着妈呀？你，你可要正经……”

“妈！”娟子知道母亲是越想越不对头了，一见她已撩起前襟擦眼睛，忙抓住她的手，心里也不好受起来。她一想，把事情告诉妈妈吧……可不行！她又仰脸望着母亲的脸色，心里镇静一下，轻轻摇着母亲的手，说：“妈，你快不要瞎猜想啦，你还不知道自己的闺女吗？妈，你再说下去可把俺屈死啦，我也要哭了。妈，你相信我，俺做的全是正经事……妈，这以后——你就会知道啦。妈，就求你答应我，叫我过会儿再回家吧。”

母亲有些迷惑地看着女儿，眼睛里的泪水在游移不定。她没马上回答娟子的话，轻轻把手放在女儿的肩上，抚摸着孩子的头发。看，这脸流露出的是多么天真可爱的神情，那水汪汪的大眼睛充满了只有孩子对母亲才有的那种乞求讨饶。母亲的心软了，她微微地点点头，轻声地说：“去吧。如今世道不安宁，兵慌马乱（形容战争期间社会混乱不安的景象）的，要早点回家。”

女儿的背影在视线中消失，母亲立刻又紧紧地锁上了眉头。做母亲的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吗？女儿是她一口奶一口饭、一把屎一把尿拉大的，形影不离（指两个人关系很好很亲密，就像身体和影子一样连在一起，去哪里都不会分开）地在她身边长大的。娟子是个最知道干活的孩子，非常正经，连话都不多说一句，有什么事，从来不瞒着母亲。想到这里，母亲宽慰地舒了口气。可是她的心马上又收紧了。

孩子大了，有什么心事都能说出来吗？这半年她不有时夜深了才回家吗？母亲知道娟子在一个远门侄子——德松家里，同他妹妹兰子一起绣花。可是有时娟子回来讲的一些话，很使母亲纳闷。

“妈，你说说，咱们穷人为什么这样苦呢？”娟子望着母亲问。

“那是咱的命不好呀！”母亲不在意地愁悒悒地答道。

“妈，这不对。妈，你再说穷人多财主多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，自然是穷人多。咱村不也是吗？”

“那为什么多数人要受少数人的欺呢？”

母亲随便支吾了几句。她不明白，女儿为什么提出这些很少有人问的事。

母亲想前想后，心里有些明白，又有些糊涂。她不自觉地又抬眼望望女儿去的地方。一阵秋风从山头刮来，刮得那谷叶儿和母亲的头发一起飘拂起来。母亲看看天，天上大块的白云，在慢慢聚集起来，转变成黑色。母亲全身一阵紧张，她预感到，一场暴风雨就要降临了。

“怎么，老大娘走了吗？”当娟子回到会场——长满各种一人多高的草木的山洼里，**【写作借鉴点：破折号的运用是对会场的解释，表现出共产党开展工作的艰苦。】**七八双担心询问的眼睛看着她，正在说话的姜永泉，代表在座的每个共产党员的心情，问了一句。

娟子朝大家笑笑，点点头，就在兰子旁边坐下来。兰子看样子比娟子还小些，长着一对机伶的灰色眼睛，两个圆脸腮老是红润润的，说起话来翻动着薄嘴唇。她抓住娟子的胳膊，急急地问：“娟姐，你给大婶说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呢。”娟子又转向姜永泉说：“我是想，先告诉她，她一定怕得不行，闹不好还坏事。我等天快黑了再对她说，她一准会答应我的。嗨，俺妈就是心软，我要求她什么，她都会答应的。”

姜永泉看着娟子充满自信的神气，也赞同地点点头。他说：“秀娟这样打算也对，老人是容易受惊的。这老大娘是个好人，我想她会答应的。”

王官庄党支部书记冯德松对姜永泉说：“老姜，这事就按原来的打算办吧，我们家和娟子妹家是掩蔽地。你再往下说别的吧！”**【阅读能力点：此段起着引领下文的作用。】**

“好。”姜永泉的脸上变得严肃起来，说：“今夜这次暴动，是咱们党的组织从地下转为公开的决死一战！不光我们村，周围几十个村子都一齐动手干。上级指示，乘日本鬼子还没扎下根，咱们要先下手，把政权夺过来，领导人民坚决抗日！只要咱们划算好，到时候不要慌，别看几杆土枪、几个手榴弹，也一样把敌人收拾干净！”

“同志们！咱们盼望多少日子的武装斗争就要开始了！是每个共产党员拿出真本事的时候啦！同志们！咱们决不能失败，一定要战胜敌人才行！”

德松瞪大那双青春的眼睛，里面闪灼着充满信心和勇敢的光芒，看着姜永泉的每一个动作。娟子和兰子激动得脸直发烧，鼻尖上浮着一层细小的汗珠。七子袒露出毛楂楂的坚实胸脯，用力地抽着烟，烟袋发出吱——吱——的响声。

静默一会儿，德松叮咛大家道：“老姜的话大伙都要记在心里头。回去后再抽时间检查一下武器，别到时打不响。”姜永泉接上问道：“好吧，就这样干！都要记住暗号，按分配的小组去行动。要保住秘密，外人谁也不能告诉。发生意外情况我告诉大家。秀娟，你回去好好劝劝妈妈，不行再想法子。”

“行，一定行。俺早寻思好啦！”娟子满有把握地回答。

秋雨前的冷风，一阵紧似一阵地刮来，横扫着落叶，令人感到寒栗。那三五成群的燕子，飞得很低，互相呼应着赶着风头。母亲背着一捆干草，摇晃着往家走。母亲被草捆压弯了腰，只顾低着头，艰难地走着。突然，一阵马蹄子响和铃铛声，惊得她忙抬起头。

一辆搭着席篷、围着花花绿绿带穗缨的篷布、两匹大骡子拉着的大车，旋风般地冲到母亲跟前。母亲吓了一跳，慌忙向旁边一闪，连人带草倒在地上。大骡子受了惊，猛地停住，大车掀起，可怕地震动了一下。车上立时发出种种惊叫和怒骂。接着，跳下两个提着枪的伪军，照母亲腰上就是一枪把子，骂道：“你这老东西，眼瞎啦！”**【阅读能力点：表现出伪军的残暴。】**接着，一声鞭响，车轮滚动，向南拐去。

娟子是那样集中心思摆弄着那支陈旧的猎枪，母亲走到身后她也没察觉，直到她拿起那鼓肚的像海蚌壳一样的药葫芦，向枪里装药的时候，她才吃惊地抬起头，看到母亲的眼眶里，饱含着泪水，呼吸异常用力，全身在抽搐。娟子急忙迎上来：“妈！你？是你呀！”

母亲全身像没有了筋骨，瘫痪地坐在锅灶台上，泪水顺着嘴唇两旁的深细皱纹，流进嘴里，一股苦涩咸味冲进心间。她一切都明白了，把猜疑弄清楚了。噢！女儿一切背人的行动，就是为的这支枪！**【阅读能力点：前后文相照应，回答了上文中母亲的疑问。】**

母亲隔着浑浊的泪水，蒙眬地看着女儿的脸，悲恸着无力地说：“孩子，你要做什么？！你知道你……你爹……”

“妈，你别太伤心。我记得，全记得！”

两年前的事，像凉风一样，冲进母女俩的心间，隐隐绰绰的影子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冯仁善、冯仁义是同胞弟兄两个，都是好庄稼手，加上屋里的女人过日子细，一家人披星戴月，不分白天黑夜地苦干活，省吃俭用，吞糠咽菜，日子虽苦，可和和气气过得倒还安静。仁义的儿子德强还念着书。几辈没个识字的人，弟兄俩下决心供一个学生。仁善的老婆，生下第一个孩子不久就去世了。丢下一个儿子德贤，也是娟子的母亲——仁义媳妇照养大的。德贤18岁娶了亲。这媳妇又俊俏又勤快，村里人没有不夸奖她的。

然而这样的日子，“老天爷”也不让过下去，大祸毕竟临头了。【写作借鉴点：采用了插叙的叙述方法，交代故事背景。】

四月间，一个晴朗的日子。闺女媳妇们，成群结队地奔上山岗，寻采各种野菜。她们是多么快乐啊！这是家里万不得已、为了度过青黄不接（旧粮已经吃完，新粮尚未接上。也比喻人才或物力前后接不上）的春荒，男人们又都在地里忙，才叫她们出来采野菜，否则，女人是不能上山的。

闺女媳妇们聚拢来打趣一阵，然后又分散开，埋头剜着野菜。就在这时，王唯一的儿子王竹，他的远房侄子王流子，扛着猎枪，领着狮毛大黄狗走来了。女人们像见到毒蛇，都远避着他们。娟子拉着正在低头拔菜的嫂子，低声急促地说：“嫂，咱们走！”

王竹他们已赶上来，挡住她们的去路。王竹嘻皮笑脸地说：“呀！真不虚传。耳闻不如目见，嘿！德贤这小子真有福气。哈哈……”说着王流子咧着大嘴跟着嘿嘿地笑。

嫂子是个刚过门不久的新媳妇，怎么能受得住这种侮辱！她又害臊又气愤，紧挽着娟子的胳膊，气急地骂道：“不要脸的东西！青天白日瞎了眼。走，妹！”“嘿，好厉害呀！”王竹啐了一口唾沫，向王流子一歪头，接着放下枪，向娟子的嫂扑去。

娟子早气破肚子了。但她知道王竹是什么人，本想赶快躲开，不要惹火烧身。现在见他们真来了，就大叫道：“你们要干什么？坏蛋！”说着向王竹扑去，但被王流子挡住了。

一场激烈的撕斗展开了。王竹死命抱住德贤媳妇往沟里拖，媳妇拼命地呼救、挣扎；王流子紧挡住又咬又打又骂像疯了似的娟子。那只大黄狗帮助着撕娟子的衣服……

当闻信后拿着鞭子的仁善赶到时，媳妇的衣服已被撕烂，躺在地上。王流子眼快，见势不好，喊了一声就跑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个老实忠厚、走路怕踩死蚂蚁、受了一辈子苦的仁善，这时竟变得像只猛虎一样，不待王竹明白王流子为什么叫，用鞭杆已经一阵打鼓似的落到王竹的头上、身上……【阅读能力点：面对妻子的惨状，老实忠厚的仁善也忍无可忍。】王竹像条死狗一样，耷拉着脑袋，昏倒在地上。

人们不约而同地把惊恐担心的眼光集聚在余愤未消的仁善身上，替他捏着两把汗。

这件搅乱人们生活平静的事，像农人的汗珠流进干燥的泥土里渐渐被吸干消失那样，担忧和惶恐慢慢从人们心里抹去，都以为雨过天晴，各人又忙着自己苦难的营生。

啊！淳朴忠厚而又迟钝的人们哪！怎么能算完呢？

德贤媳妇回家就病倒了，身上两个月的孩子也流产了，整天说胡话。一家人都在痛苦中。

一个漆黑阴沉的夜里，一阵狂乱的狗吠声，夹杂着各种怪叫声，把母亲惊醒。接着，她凄厉地惊叫道：“他爹，快起来！啊！哥住的西屋起火啦……”

仁义披上衣服向仁善的住屋扑去。“砰！”一枪，使他慌忙趴在地上。

村里沸腾了。大人叫喊，孩子哭嚎，声声连成一片，震撼了环山。人们把火扑灭后，房子已着得差不多了。炭火在黑暗里闪烁着、像是在控诉害它的凶手。

【写作借鉴点：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，生动形象。】老实如绵羊的仁善，只为他要保卫自己的孩子，被人吊在梁头上，浇上煤油，烧成了灰。第二天早上，在北山沟里又找到德贤和他的媳妇，他们满身被血浆糊住，媳妇已断了气；德贤

奄奄一息，睁开一只被血糊住打得青肿的眼睛，用他年轻顽强的生命力的最后一瞬，抓着仁义的手，嘶哑地叫道：“叔叔！报仇啊……是南头子害的！”

仁义心如刀绞（内心痛苦得像刀割一样），眼瞪得那样可怕。南头子，像一座山，压在人们的头上。仁义抓起那支父亲遗留下来的打猎的土枪，装上火药就走！母亲急忙上前，扑到他身上，哭着说：“不能啊，他爹！看看这群孩子！你是去送死啊！万万不行啊！”妻子的哀嚎，孩子的哭叫，使刚强的仁义流下了眼泪。

在这家人惨痛悲泣的日子里，王唯一龇着被鸦片烟熏黄了的大门牙，躺在炕上，对儿子王竹说：“嘿，这小子要拼命造反，留着也是个祸根。哼！就给他个斩草除根（除草时要连根除掉，使草不能再长。比喻除去祸根，以免后患），叫他知道厉害！”

夜晚。

母亲咬着牙挣扎起月子里虚弱的身子，收拾了一个小包袱，把所有的一点积蓄拿出来，给丈夫做盘缠。仁义用呆滞失神的眼光望着她，在他们的身边围着最大的孩子娟子才16岁、德强13岁、秀子9岁、德刚4岁，还有出世几天的婴儿。就要分别了，一家人悲泣在一起。

风，忽忽地刮着，刮得窗纸嗖嗖响。风从门缝里吹进屋来，豆油灯一忽一闪，它那淡黄微弱的光线，隐隐现现地照着每个人那苍白黄瘦的脸面。【阅读能力点：凄惨的环境映衬出主人公凄惨的命运。】

母亲极力使自己的眼泪向心里淌，叫孩子们不要哭。仁义抱着德刚，尽量使自己安静些，对妻子说：“不要太伤心啦，身子要紧。我还会回来的……”他的声音沙哑了。母亲忍不住一把一把擦去不听话的眼泪，抽泣着说：“你放心吧。家里不用你管，孩子由我拉扯。出门要保重些啊！”

娟子仰着头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端详父亲的脸，像是要把每一个看惯了的记号铭刻在心上。

德强坐在炕角落里。他并没有哭，只是那稚气的脸上，涌现出同他年龄不相称的、像个经历极广的成人那样的可怕痉挛。母亲的吩咐，打断了他的沉思，他也走到父亲身旁……

突然，街上传来急狂的狗叫！母亲一口气吹灭灯。仁义推开后窗，跳了出去，大踏步上了后山，黑暗随即吞没了他。娟子、德强、秀子、德刚，一齐紧紧抱住母亲，仿佛谁要把他们的妈妈劫去似的。

是由于这些悲惨的回忆，还是为丈夫离家后两年来的痛苦生活，母女俩都痛哭流涕了。【阅读能力点：交代了娟子和母亲的故事背景，渲染了悲痛的气氛。】

娟子抑制住自己，擦干眼泪，从母亲怀里接过妹妹来，劝说道：“妈，不要哭了，别伤心啦。过去的事，不会再来了！”

母亲渐渐止住哭，把女儿拉到自己身旁，慈爱地抚摸着女儿圆厚健壮的臂膀，用温柔微弱的眼光，端详着没离开自己一寸一步长大的女儿。娟子18岁了，长得同母亲差不多高。在她那被太阳晒成黑红色的开朗的脸庞上，总是无变化似的平静得几乎没有表情，前额上有几道细细的纵横纹线，像老是在思索什么，显示出她单纯而又有主见、天真而又有成熟的某些老练。她平常不爱多说话和嬉闹。

母亲的目光，又落到这支两年前曾使愤怒的丈夫抓起过、又不得不摔掉、而现在女儿又拿起来的土枪上，不由得浑身颤悸着，恐惧地说：“孩子，你怎么又拿出它来啦？可不能再惹祸啊！你再有个三长两短，叫妈可怎么活啊？唉……”她又哭了。

“妈！快别哭了，你听我说呀！我不像俺爹一个人，拿着鸡蛋碰石头，我们有很多人。妈，你放心好啦，我一定替全家人报仇！”“报仇？！”母亲吃惊地抬起头，颤动着嘴唇，非常惊讶地看着女儿。“我们有了组织，就是穷人聚在一起，力量就大了。我们有共产党——就是些最好的人，【写作借鉴点：破折号的用法是用来解释说明，用最朴实的语言描写共产党。】来给咱们带头，打鬼子，杀王唯一这样的大坏蛋！妈，我把事都告诉你吧，王唯一的死，就在今夜啦！”

“啊！真的？！”母亲大吃一惊。

“真的。”娟子平静地回答，“妈，你不要害怕，咱们一定能打过他们的。妈，咱家南屋今晚我们要用用，因咱家靠山，不会被坏人知道。再说，妈，我们都信着你呢，到别家不放心呀！妈，你能答应我吗？”

母亲愣怔住了。她来不及领会女儿话里的全部意思，一阵恐怖向她袭来，她一想起街上那一幕，忙说：“娟子，刚才街上又来了一大车当兵的，朝南头子去了。”

“好，妈，我马上出去看看。”娟子刚迈出一步，又急忙回头问：“妈，你让不让我领人来南屋呢？”

“嗯，嗯，好，好，你快去吧！”母亲急匆匆地应着。母亲的心被复杂的感情交织着。她不知道是甜是苦，是酸是辣。她嘴唇两旁的深细皱纹更明显了，像是在咬牙忍痛，又像是在苦楚地微笑。

娟子一出胡同，迎面碰上兰子。兰子刚要张口，娟子却先开腔小声问道：“你看到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兰子眯缝着眼一怔，一下明白过来，“你怎么知道的？哦，是大婶告诉你的吧？她挨了打……”**【阅读能力点：设置悬念，娟子得知母亲挨打后会做出什么反应？】**

“什么挨打？”娟子吃惊地问。

“啊，她没告诉你呀？！就是大车上的二鬼子打她一枪把子。”兰子把当时情况说了说，拉着娟子悄声道：“走，告诉老姜去。我数清了，车上四个二鬼子，一人一支大枪……”

大车摇晃着进了围墙的半圆形的拱门，在挂着“胜水乡公所”的白板黑字长牌子的大门口停下来。从车上跳下四个伪军，走进朱漆森严的大门里。

在深宅子里的正堂客厅门口，出现了一个人。他那颗肥胖的头圆圆的，光秃秃的，眉毛几乎见不到，看上去恰似一个肉蛋子。他身上的黑色丝绸夹袄闪着青光，和他脸上的油光相照映。**【阅读能力点：从外貌描写可以看出带有讽刺色彩。】**

伪军中那个脸上有麻子的快步抢上阶台，恭敬地笑着说：“王乡长，你身体安好！”

“哈哈，郭班长回来啦！辛苦！辛苦！”王唯一齙着黄门牙，说着同郭麻子班长进了屋，喝着茶水谈起了事情……

这胜水乡乡长王唯一家，是几辈的老财主了。不过从来没有像王唯一承家以来这样兴旺过。王唯一还有个叔伯弟弟叫王秉芝，两家虽一墙之隔，但感情淡

薄。王束芝从进中学开始，就一直在外面，是不理家业的。村里人对这同是财主的弟兄两个，一向有着不同的看法。王束芝对人的态度很和蔼可亲，对受苦人也不歧视。村里人都说，到底是念过书出过门的人有出息、见识广呢！可是他那叔伯哥哥王唯一就不同了。王唯一袭了他父亲的职，当上乡长。那些什么秦司令、丁团长、黄三爷、七二老等地方军阀，统治着这一带山区。王唯一就倚仗这些自封司令、各霸一方的土匪势力，当了土皇帝。平时父子横行乡里，什么恶事都能干出来。王家的住宅，占去村子的一小半，一律是青灰色的大瓦房。房周围有高大的围墙包着，墙头上满布着铁蒺藜。在大门口的一旁，威严地矗立着守门的炮台。

“七七”事变以后，听说日本人不问穷富，是中国人杀都抢，王唯一非常害怕。这光景不是要完蛋了吗？后来军阀秦玉堂投了日本，捎信来，要他扩张势力，组织保安队。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比过去更威武了三分。

没多久，伪县长被起义军打死了，地面很不太平。王唯一又吓得要命，急忙要求日本人派兵来。【阅读能力点：写出王唯一的卖国贼行为。】但鬼子连大地方都缺兵，哪还顾得到山区来？倒还是秦玉堂派来一队伪军，加上保安队，分散住在周围几个村子里。乡公所住有一班伪军和二十几个保安队员。

可是地面上仍旧很不安稳，共产党就像数不尽的火星撒布在秋天的山草上，火苗越来越大，越来越猛烈，各地都有起义军，杀了不少伪政权的头目和汉奸卖国贼。王唯一更加感到这山区不牢靠。“这怎么行，这怎么行？”【写作借鉴点：运用了反复的修辞手法，起着突出强调的作用。】王唯一听郭麻子说日本人还没过来，心神不定地来回踱着步，摇着肉蛋子脑袋。

郭麻子倒不怎么在乎，笑笑说：“嘿嘿，乡长不必担忧，丁县长说啦，住一时期看看这地方实在待不下去，我们就撤进大据点去……”忽然传来一阵女人的清脆笑声，像谁扯着他耳朵扭过去的一样，郭麻子的头立刻转向后窗，眼睛随即瞪大起来。他看到了王唯一的女儿玉珍。“哦，丁县长这么说了？”王唯一停住脚步。

“是啊，”郭麻子急忙转回头，“你家王竹和流子留在县城待几天，就是为你家安排住处的。”说着，他的眼睛又向后窗瞟去，向玉珍挤了一下眼。

王唯一没去注意郭麻子的脸像，只顾摸着秃脑门，黄门牙渐渐露出来了。

随着夜的降临，雨也下来了。

开始是断续的雨星，渐渐增多，一会儿就变成倾盆大雨。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（形容光线非常暗，看不见四周事物的情况），在这滂沱的雨夜里，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。已是下半夜了。

村西北角母亲的南屋里，从外面看来黑糊糊的，实际上是用被子遮住窗户，挡住了里面的灯光。这时，里面走出十多个人。他们走得脚步非常轻，出了胡同口，就分成三股，消失在雨夜里。

几乎是在同一时刻，德松的父亲，轻轻地开了门，也送走了十几个人。不多会儿的工夫，那个威风凛凛（威风：威严的气概；凛凛：严肃，可敬畏的样子。形容声势或气派使人敬畏）的高大围墙，就处在神不知、鬼不觉的包围中。

德松灵巧得和猫一样，踏着高大的七子那宽厚的肩膀，爬上了门楼子。上面有个不大的窄空隙，他用力挤了进去。大黄狗立即扑来。他忙把手里一块猪肉往狗嘴里一堵，狗就衔着肉跑到窝里去了。德松掏出豆油瓶子，往门枕上、门闩上抹了抹，接着，沉重的大门就无声地打开了。【阅读能力点：德松和七子是战斗的排头兵。】

一大群人，立即涌了进来。

炮台上，那站岗的披着雨衣、挟着枪缩在一起。一听有声音，刚转回头来，七子已抢到跟前，拦腰将伪军抱住。敌人正要喊叫，姜永泉一个箭步赶上来，一手捂住他的嘴，一手举起锋利的菜刀，向敌人的喉咙砍去。屋里漆黑一团，正在睡觉的伪军和保安队员们被惊醒，慌作一团。有大胆的想去拿枪，向墙上一摸，枪早没有了。一个个磕头的磕头，下跪的下跪，乱得像麻雀窝被戳了一棍。

姜永泉和七子也赶来了。

“留下几个人由德松领着看俘虏。”姜永泉把手一挥，“快！到上房抓王唯一！”【写作借鉴点：起着引领下文的作用。】

王唯一还没有睡着，一听到外屋的响动，他知道不妙，可已经晚了。人们已包围住房子，冲到门口。他折回身，掩在门后，向外打枪。

“砰！砰！”七子应声倒在泥水里。

“快趴倒！”姜永泉喊着，自己一个蹿跳冲到墙根下，“王唯一！你快出来